

山上气候的变化总是大于平地,我们常说哪里哪里天气像小儿的脸,说变就变,你上黄山去看,才知道什么叫变幻无常,说哭就哭,说笑就笑。管理人员就说,天气预报出错的概率大于报对的可能。事实上也不能说黄山一点准谱都没有,当地人讲,一年三百六十天,这里两百多天都是阴雨天气。也就是说,大多数时候,黄山都挂着脸,或者说,哭丧着脸。

以此推论,通常情况下,上黄山,我们不过去看黄山的脸色。只是上黄山的人都不知道那个大概率,或不相信概率,宁可相信自己的好运气。这里面颇多耳食之语的误导:去过的人这个说他看到了日出,那个说他见到了云海,黄山没给好脸色看的那些游客多半捏鼻子不吭声——谁也不喜欢吹嘘自家如何走麦城。就算游黄山归来的失意者肯于说出真相,要去的人也不会打退堂鼓,出游的人于正面负面情形的听取总是一厢情愿式,没有谁会出门之际先给自己煞风景先来打预防针。结果上黄山,谁都奔着日出、云海去。这差不多等于要让黄山天天赔笑脸,黄山却哪来这好脾气?

我说归来者常常报喜不报忧是有根据的。我有三上黄山的经历,春天、冬天、夏秋之交各一次,只有一次,算是看到了云海,其他两次,真正叫作“云里雾里”。虽然于两度铩羽而归并非有意隐瞒,说起黄山,大肆渲染者,却还是云海日出如何壮观,仿佛自家是个百分之百的幸运儿。1983年暑假将尽时第一次上黄山,至今记忆犹新。凌晨三四点钟爬起来,裹了招待所的被子从北海往清凉台走,山道上络绎走着看日出的人,电筒的光束在黑暗中缭乱,脚步杂沓之间是空山里被放大的说话声。

看到云海的兴奋就不必说了,反正后来多次在飞机上看到云海,都没有那次放眼望峰在云海如同座座岛屿的画面来得生动鲜明。只是

云层太厚,没有看到日出。这令我存下一念,要再登黄山,好比一幅画还差最后一笔,将日出那一笔给补上,才算功德圆满。谁知道那次看云海,已经是黄山给我的最大

看黄山的脸色

余斌

的面子了。九二年冬天,再上黄山。观日出须天气晴好,皖南山区,冬天里常常是云遮雾罩,不相宜的,我图的是淡季里人少,在上面多住几日,这样恭而敬之地守着,老天总会赏个脸吧?喜的是到山脚下温泉的那一天,阳光普照,冬日的晴空,有一种特别的澄澈。大大失策的是,我们花了一天去逛一处新开发的景区翡翠谷,也许就是这一天之差,待上山时,黄山已然“面目全非”。爬山时也就罢了,虽然已是阴天,时不时就淅淅沥沥下一阵雨,却毕竟是行路,看是走之余,也不觉怎样。时有雨雾飘来,大片的凉湿似乎就在身前身后游弋,杜甫所谓“山从人面起,云傍马头生”,也就仿佛吧?

到开阔处欲放眼眺望之时,就看出云雾的可恶:是所谓“山色有无中”,是那些峭拔的笋峰整个消失了——最原本意义上的“遮蔽”,满目是混沌的灰白。在山上的几日,黄山就这么紧锁眉头,愁容满面,不要说日出,云海也不得一见。我们好像是登门拜访吃了闭门羹,不能赖在那儿不走,待弹尽粮绝,打道回府也是唯一的选择了。不会运气总那么差吧?又过若干年,春天,再上黄山。这次上山之前就是春雨潺潺,但人的一厢情愿是什么也挡不住的:不是说山上的天气变幻无常吗?安知转天不会笑脸迎人呢?没想到情况比前一次更糟糕。接连几天,终日大雾弥漫,走在道上,视线不出十米开外,距离稍远则一树一石都成影绰绰的剪影。

我们困在北海的宾馆里,时不时出去打探老天的消息,或者干脆往观景的地点去碰运气。大多数时候,是雾里来雾里去。倘云雾可视为一体,你尽可将其美化成“云中

漫步”。但我一口咬定云是云,雾是雾。我不知道“云”和“雾”该怎么下定义,兀自与人乱辩,说雾是弥漫性的,不成形,至多是朦胧的大团,甚至下到地面上的,每每欺上身来,有一份不招自来的狎昵,云则可以清晰的轮廓,可以如地毯般地铺展开,却是不得近身的,只可远观。有次到西海,当真是云开雾散了,一座座



放怀(书法)陆康

三年前的今天,开始走这条路。清晨送完孩子上学,停回电瓶车便朝着地铁飞奔。转一次线路,第50分钟从5号口走出,第55分钟走到单位。三年来,几乎每天精准地重复着。习惯了独行,常放眼望去西江湾路上的500米。日子多了,总会在相同的时间遇到相同的人,从最初的匆匆,到后来的莞尔,那也是上班路上的乐趣。

走出5号口,在广场总能遇到一对年轻夫妇,每天手牵着手迎面而来。男的30多岁,戴着黑色边框眼镜,背着书包,喜欢穿格子衬衫、米黄色卡其布裤子,深色的旅游鞋,女的大抵差不多年龄,长发一把抓,浅色圆领衫,牛仔

小包。矮大半个头女子总仰起头朝着男子说话,眼里尽是欣赏的目光,旁若无人,也艳羡旁人。他们有说有笑,慢悠悠地走着,与行色匆匆的路人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一年四季,斗转星移,无论服饰如何变化,总保持着这样的姿态。我想这也许就是生活中的爱吧。

往前走一段,总能遇到一位行色匆匆的女性,四十多岁,打扮精致,紧身细口西裤,在路口帮孩子背上书包,目送孩子过马路后踩着高跟鞋有规律地迎面走来,边走边整理长发。偶尔错过一班地铁,晚几分钟出站,便

再决定。买一样东西就像请进一位朋友,要做好各种准备,有始有终。排一个多小时队,只买130日元一块小点心,让店员诧异不已。但她只需要一小块,让她能在休息日的清晨,坐在风里,喝一杯保温杯里的茶,吃一口点心,心满意足。《钱断情始》讲述了“极简”的金钱观。400日元的鲑鱼饭、130日元的核桃酥、300日元的小面包……少量的钱也能带来有滋有味的享受。玲子把钱当作自己的好朋友,感激每一笔花出去的钱,哪怕花少少的钱也能让自己沉浸在喜悦里,享受中。珍惜买下的每一个物品,把它们当作有生命的东西,经常擦拭和整理,让它们真正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。玲子把用钱分为消费、浪费和投资三类,精准消费,绝不浪费。这部剧是三浦春马最后的作

品,三浦的笑容和消瘦让人看了难过。花得更少的人,可能过得更好。因为他有自己的生活理念和准则,不单单是一个消费者,而是一位生活的创作者。日剧来源于生活,日本杂志经常介绍一些省钱达人,被民众视作效仿的对象,仿佛是另一种明星。记得十几二十年前,看到过介绍一位老妇人,穿着得体,房屋也很整洁,有长达三四十年的省钱经验,省穿衣食住行各个方面,每天只花1000日元左右。就是这样一位节俭甚至有点抠门的老妇人,几十年来去过三四十个国家旅行,她对想省钱的年轻人的建议是:时常审视自己,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,减少攀比心理,学会延迟满足,简单的生活最舒服。

如果,万一,我不推直线呢?从艰难艰苦,到坚持坚决,这短兵相接的制胜一球,对峙时间,短短十秒,却像是概括和浓缩了为筹办这场名为“老有所乐、老有腔调——五湖四海杯上海老友乒乓球赛”付出的所有艰辛,又像是为赛事、为自己打上了一个完满的惊叹号!偏偏,这制胜一推,出现在从预赛到淘汰赛,直到决赛最终赛点的关键时刻。是天意?

电光石火中,争长竞短,几何光阴?蜗牛角上,较论雌雄,许大世界?一次东京、一次上海,我一年夺两冠。幸运也好,实力也罢,都发生在自己61岁前后的退休日子里。短短百年人生的光阴世界,到底有几许“万一”与“一万”?

我是在今年阳春三月赴日夺得东京公开赛60岁组冠军后,提交乒乓赛的策划方案的。老实说,一个做电视主持的,拿到全日本老年乒乓球冠军,已属天方夜谭,一万不可能。还想着在重阳敬老节搞一场上海老友乒乓球赛,那简直就是异想天开。万一办不好,怎么办?

想方案、写规程;定日期、找球馆;订服装、搞奖品;出报告、走程序;打交道、费口舌……比打比赛,累上千万倍。连赛事会标,都自己设计了。好在,有过五岁“跳楼”大难不死经历的我,上天保佑、峰回路转。有百折不回之真心,才有万变不穷之妙用。关键时刻,徐寅生老先生发来一条“锲而不舍”的微信和亲笔题写“五湖四海杯”的威力,恰似“一万”个能量,轻松碾压了“万一”可能引起的犹豫和退缩。“上海,本就是海纳百川,来自五湖四海。大心胸大格局,这赛事,就

能看到她穿着精致的小西装,优雅地走来。在我脑海里总能呈现出两种形象:一边是急迫送孩子上学,一边是步伐坚定的职场女性。她从哪里来呢?偶尔经过公园坊,哦,原来她们从这里来。欧美毗连式公寓现代派风格的公园坊群楼。很难想象,上世纪三十年代,这里曾经是左联创立的“野风画会”所在地,鲁迅在这里为会员上课。日子久了,我便渐渐明白了“两种形象”的冲击,那可能是一种生活的倔强吧。走出家门的那一刻,就必须保持昂

扬向上,不能服输的样子,无论小家如何,展现出来的一定是最光鲜亮丽的一面。这片土地里始终孕育着这样好的基因。

走过公园坊,一股新鲜出炉的包子味沁人心脾,闻香而行,是一家典型的夫妻老婆加盟店。男主人在后厨,管制作,身材消瘦但精壮。女主人在前台,管销售,体态丰腴。后厨里,男主人麻利地制作着面点,进货,和面,搬蒸笼,井井有条。女主人能够精准在不同的蒸笼里锁定顾客的需要,不粗不细的手指在烟雾缭绕中来回穿梭,也是一番韵味。

过不了多久,女主人变胖了;又过了多久,女主人不在,多了一位老太太帮工;再过了不久,女主人回来了,多了一个孩子。包子铺里从此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。后厨的男主人也增加了新活,那就是抱哄孩子。如今,傍晚时分,总能看到女主人带着孩子在店面前嬉戏,女主人在店里一边干活,一边望向店外。辛苦的小家依靠着店面生活与工作,五个平方米的简单的快乐便是最大的幸福。

这条路走了三年,短短五百米,是我每天的必经之路,经过这五百米,一天忙碌的工作便开始了。很感谢,这一路走来,总能见到生活的美好、希望和真切的爱。这也许就是每天我都能保持最佳状态工作的原因吧。每天走出五号口,总能看到一少年在三号线阶梯向上飞奔,望着他跳跃的背影,总给我无穷的力量。耳机中每每传来《500 miles》,心中涌现着“聊发少年狂”的词句,也让奋斗成为我的一种执着和习惯。

记得有一个“一万小时理论”。意思是,任何事情,只要能坚持做到一万小时,一定能成功、一定会幸运。一心专用之人,自然会由“万一”生成的不幸因素转化为“一万”个实实在在的小确幸,甚至转祸为福,起死回生。人心一真,金石可贯——识此,可以超物累,可以乐天机。谁,认识得越早,就越幸福。

老,是一个很好的字眼。除了年老之外,还有几层意思:总是、老实和非常、很是。凡事,不论巨细大小,一直老是坚持坚定地认真去做,一定会有老好的生活、老精彩的日子。童叟无欺、男女通用。待到天到渠成,瓜熟蒂落,得“一万”者,一任天机得意。天地不能转动我,鬼神不能役使我。“老有所乐、老有腔调”,自在其中。

人,不能为“万一”活着,要为“一万”生活!

渐发现,身边的香港朋友越来越多地加入了国货大军。

我的消费责任编辑:刘芳

渐渐发现,身边的香港朋友越来越多地加入了国货大军。

日剧《昨日的美食》出到第二部了,设定很特别。奔五的中年律师和他的发型师伴侣住在一起,对方手头松散,没什么积蓄。为了给两人存够养老钱,律师煞费苦心,严格制定每个月的伙食费,绝不超标。他会去商店街购物而不是便利店,擅用打折信息,和邻居太太合买大分量的食材,避免外卖。但他不是一味地省钱,而是很会安排,经他的巧手搭配,朴素廉价的食材,变成了营养美味的一餐又一餐,且充满爱意。他的目标是,花更少的钱,吃得更好,更健康,还有一点很重要,绝不能长胖!看他在昏黄的灯光下,认真地熬草莓酱,仔细地撒糖,烫煮玻璃瓶,竟然觉得,这样省钱过日子很有乐趣。

日剧还蛮多这种温馨治愈、用心过日子的题材。《三千日元的使用方法》,单身的小孙女花钱没概念,明明工资不少,但没有结余,想要干点什么事,才发现拿不出钱来。大孙女是个全职主妇,抠抠搜搜,她担心自己太过

花得更少,过得更好

若隐

还有一部不得不提的便是《钱断情始》。冈本菜优饰演的九鬼玲子是现代社会的稀有动物。惜物惜钱,能从微小的物质享受中得到极大的满足。会自己做衣服,修缮瓷器,认真仔细地过日子,被同事称为“修行人”。即便是买一只心仪已久的小蘸料碟子,也要犹豫上一整天,最后决定打扫房间把它请回家。看中一副耳环,但自己的准则是只保留三副耳环。她的第一反应是,回去和首饰们商量一下

一条路上的奋斗

冰山

能看到她穿着精致的小西装,优雅地走来。在我脑海里总能呈现出两种形象:一边是急迫送孩子上学,一边是步伐坚定的职场女性。她从哪里来呢?偶尔经过公园坊,哦,原来她们从这里来。欧美毗连式公寓现代派风格的公园坊群楼。很难想象,上世纪三十年代,这里曾经是左联创立的“野风画会”所在地,鲁迅在这里为会员上课。日子久了,我便渐渐明白了“两种形象”的冲击,那可能是一种生活的倔强吧。走出家门的那一刻,就必须保持昂

扬向上,不能服输的样子,无论小家如何,展现出来的一定是最光鲜亮丽的一面。这片土地里始终孕育着这样好的基因。

走过公园坊,一股新鲜出炉的包子味沁人心脾,闻香而行,是一家典型的夫妻老婆加盟店。男主人在后厨,管制作,身材消瘦但精壮。女主人在前台,管销售,体态丰腴。后厨里,男主人麻利地制作着面点,进货,和面,搬蒸笼,井井有条。女主人能够精准在不同的蒸笼里锁定顾客的需要,不粗不细的手指在烟雾缭绕中来回穿梭,也是一番韵味。

过不了多久,女主人变胖了;又过了多久,女主人不在,多了一位老太太帮工;再过了不久,女主人回来了,多了一个孩子。包子铺里从此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。后厨的男主人也增加了新活,那就是抱哄孩子。如今,傍晚时分,总能看到女主人带着孩子在店面前嬉戏,女主人在店里一边干活,一边望向店外。辛苦的小家依靠着店面生活与工作,五个平方米的简单的快乐便是最大的幸福。

这条路走了三年,短短五百米,是我每天的必经之路,经过这五百米,一天忙碌的工作便开始了。很感谢,这一路走来,总能见到生活的美好、希望和真切的爱。这也许就是每天我都能保持最佳状态工作的原因吧。每天走出五号口,总能看到一少年在三号线阶梯向上飞奔,望着他跳跃的背影,总给我无穷的力量。耳机中每每传来《500 miles》,心中涌现着“聊发少年狂”的词句,也让奋斗成为我的一种执着和习惯。

渐发现,身边的香港朋友越来越多地加入了国货大军。

我的消费责任编辑:刘芳

渐渐发现,身边的香港朋友越来越多地加入了国货大军。

我的消费责任编辑:刘芳

渐渐发现,身边的香港朋友越来越多地加入了国货大军。

我的消费责任编辑:刘芳

